

「十周年纪念珍藏版」

芙蓉如面

柳如眉

DI AN
笛安 著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有些漂亮的人真是可怜，就像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没有了漂亮就什么都没有了。
毁了容，也依然是一个美女，你一直都是。
品，独一无二。

【十周年纪念珍藏版】

芙蓉如面

TU ES TRÉS BELLE

柳如眉

DI AN
笛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芙蓉如面柳如眉：新版 / 笛安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404-7649-6

I. ①芙… II. ①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9124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FURONG RU MIAN LIU RU MEI

芙蓉如面柳如眉

作者：笛安

出版人：刘清华

出品人：郭敬明

项目总监：痕痕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与其 刘霁

特约策划：卡卡 董鑫

特约编辑：卡卡 董鑫

营销编辑：李楚翘 杨帆

装帧设计：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设计师：胡小西

内页设计：熊威

封底插图：孙十七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175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7649-6

定 价：338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我为拥有你们而骄傲.

我会一直努力.

好让你们以我为荣.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featuring a large, sweeping initial 'J'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loops and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你是不是太跟别人计较？

你是不是经常只想到你自己？

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连哥哥都可以为了袒护你，替你受惩罚。

你要感激别人替你做的一切啊，
你又何曾替别人做过任何的奉献呢？



选自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中国台湾) 杨德昌

再版之前，我想说的……

文 / 笛安

诚实地说，自从《芙蓉如面柳如眉》出版，我就没有重读过它。可能是在一本已经完成的小说里，本来就住着一个平时难以正视和面对的自己，再加上如今总是能读得出当时写作时的粗糙和缺陷，因此尴尬变成了加倍的。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这么解释为何我不喜欢重读旧作，她准确地总结：还说那么多干什么，不就是现在看得出自己当年又傻写得又不好嘛。我一向喜欢言简意赅的人。

自恋如我，还是很容易找得到当年的优点。比如，同一个故事，如果是现在的我，一定会反复掂量很久：这是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我能不能做好？如果我注定写不好我能允许自己失败到哪一步……可是在我 22 岁的时候，世界并不是这样运行的，我只是忠实于自己脑子里某个一闪而过的画面，只要它闪过了，我就要抓住它——其他的事情有什么可怕的，我其实知道我自己年轻，我也知道大家都会原谅我写得不够好。

这便是“青春”这样东西里不讨人喜欢的部分。总是伴随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心安理得。其实不过是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我始终记得，就是在那哪个讨人嫌的时候，我拥有很多的勇气。就算这勇气是从无知而来，也依然支持着我往前走了很远，我甚至都没意识到我是行走在夜路上。

虽然没有重读过，不过我当然记得，我写了一个从根本上说是关于骄傲的故事。我不惜让主人公们用一个极端的方式维护自

己的骄傲——可是究竟是什么伤害到了这种骄傲呢？说到底依然是自己，是那个在生活里因为种种欲望变得卑微的自己，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不愿意屈服于自身的弱点，也对自身的犬儒抱有无法原谅的恶感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而我，也许是性格的原因，很早的时候起就在跟自我战斗了，若不是战况激烈怕是也不会选择写小说，战斗的结果究竟是什么，我到此刻也无法说清。

感谢你们依然记得这个故事。

也感谢你们，如此在意一个小女孩曾经滚烫的别扭。说实话，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人把这本书打开来阅读，究竟是跟着我一起变成大人的曾经的少年人，还是另一些莫名地在生活里感觉被冒犯的孩子。在我特别沮丧的时候，夏芳然曾经给过我非常深刻的鼓励和抚慰，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她一定存在于某处。芙蓉如面柳如眉，即使一切摧毁殆尽，也依然没有打垮她。浓硫酸甚至没能摧毁她作为“美女”的灵魂——那时候，我是多么渴望在这个世界里看见真正闪着光芒的“不朽”，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渴望也恰好是因为年轻。

所以，我把最后的感谢，留给夏芳然。我知道，你们不会反对的。

2016年6月13日

北京

TU ES TRÈS BELLE

— 1 —

“姓名？”

“夏芳然。”

“怎么写？”

“夏天的夏，芬芳的芳，自然的然。”

“名字很漂亮。”

“谢谢。”

“民族？”

“当然是汉族，最没创意了。我小时候特别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这样就有很多好看的衣服穿。”

“年龄呢？”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号生的，双子座，也就是说，还差几个月满二十五岁。”

“文化程度？”

“中专。师范毕业。”

“职业？”

“本来该在小学里当音乐老师，可是没有去。自己开了几年咖啡馆，现在在家待着，什么也不做。”

“明白了。待业青年。”

“我怎么听着这么刺耳？”

“籍贯？”

“.....”

“籍贯？”

“他们俩——死了吗？”

“你必须先回答我。这是审讯的程序。”

“审讯？好像我是犯人。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也希望人不是你杀的，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这个。你可以认为我们请你来就是为了帮你证明你没有杀人。”

“我杀没杀人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不需要你们来帮我证明。”

“你需要。夏芳然。你不可能不需要。这是法律。”

— 2 —

请允许我把时间推到二十四小时之前。毕竟故事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二月十四号，情人节。玫瑰花一如既往地涨价，天气像所有北方城市一样还散发着冬天快要过完的时候的漠然的寒冷。跟隆冬的时候比起来，的确是漠然的寒冷。十二月下起大雪的那阵子，满街都是打不到出租车的人，看着一辆又一辆没有闪着空车灯的士呼啸而过，这些在路旁焦急的人总会交换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这个城市就会在那个时候弥漫出一种同舟共济的温暖，虽然只是暂时。可是二月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寒冷因为快要离开而变得不那么忠于职守，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也跟着变得心浮气躁起来。浮躁容易让人心冷似铁，就算是情人节猩红的玫瑰花也挽救不了这个局面。

夏芳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来到“何日君再来”的门口的。她像往常那样重重地关上出租车的门，高昂着头。出租车司机不

无遗憾地想：看身段挺漂亮的一个小姑娘，怎么戴着一副大得如此吓人的墨镜呢？还这么凶。夏芳然推开门的时候，心想：真是蠢。因为她听见了店里传出的音乐，她讨厌这个正在唱歌的叫作刘若英的女人。

小睦正在擦地板，整个店面里泛着洗涤液的清香。“来了，芳姐。”他习惯性地打个招呼，然后放下拖把到吧台后面去，准备像平时一样打一杯夏芳然常喝的摩卡。夏芳然嘴角轻轻地扬一扬，算是对小睦笑过了。不过她忘了小睦是不可能看得到她这敷衍了事的微笑的。因为寒冷的关系，她把铁锈红的羊绒衫的高领拉到了鼻子下面，没人看得到她的嘴。小睦偷眼瞟了瞟坐在角落里的夏芳然，她托着腮，上身如石膏像那样端庄。每当看到她这样的坐姿时，小睦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忘了其实夏芳然早就不是这里的老板了，两年前就不是了。现在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顾客而已，最多是个常客。但他依然叫他“芳姐”，改不了口，坦率地说，也不大敢。

“小睦。”她的声音从毛衣领子后面发出来，闷闷的，可是小睦还是听出来她今天的语调里有种陌生的、几乎可以说是温柔的东西，“小睦，今天算你请我，好不好？”

“芳姐。”小睦说，“你老是这么说，可是每次你走的时候都还是把钱压在杯子下面。”

“今天不会。”夏芳然真的笑了。虽然毛衣领子还是遮挡了半个脸，虽然她没有摘掉那副大得有些夸张的墨镜，可是小睦知道她在笑，他听出来了。

摩卡端了上来。夏芳然总觉得在一般情况下你很难想象一种

又冷艳又温暖的东西，可是咖啡的气味偏偏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然后她告诉自己：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杯摩卡。可是就算已经这样郑重其事地提醒过自己了，摩卡说到底还是摩卡，不会因为这是最后一杯而被她喝出什么悲壮的味道。夏芳然对此感到满意。她觉得自己是平静的。那种其实头顶上悬挂着一个大紧张的平静。无论如何，夏芳然想，慌乱的人没出息。平静才是好兆头，对任何事情来说都是好兆头。

小睦又开始拖地板，他弯曲着的身影在她视线的边缘晃动着。小睦长大了。夏芳然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泛起一个很母性的表情。四年前，她还是刚刚开张的“何日君再来”的老板，小睦还是一个左耳朵上打着八个耳洞、后背文着骇人的刺青的小混混儿。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小睦跌跌撞撞、鼻青脸肿地冲进来，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把他藏在了吧台下面。后来，当她把一份白天卖剩下的火腿蛋三明治递给他时，他抹了一把脸上已经凝结了的血痕，几乎是羞涩地说：“你能不能，让我留在这儿？”现在小睦的脸上可找不到一点儿街头的落魄的气息了。他浑身散发年轻、清洁，甚至是蓬勃的劳动者的味道。每次看到小睦，夏芳然就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善良的人。她需要靠小睦来提醒自己这点。

“芳姐。”小睦直起身子，“我看见陆羽平过来了。他就在马路对面。”

“是吗？”夏芳然站起来，“那我要走了小睦。你看……”她指了指桌面，“今天我没有把钱压在杯子下面。”

“芳姐，你要常来。”小睦笑了。

“小睦，你们现在的老板人好不好？有没有欺负你？”

“还行。不过，他人肯定是不可能有什么这么好。”

“你真是越来越精了。”夏芳然愉快地说，推开了“何日君再来”的玻璃门。

“芳姐慢走。”小睦的声音穿过了刘若英的歌声。

“小睦，再见。”说完这句话她才明白，自己今天其实是特意来跟小睦告别的。

— 3 —

“庄家睦，你回忆一下，你最后一次看到夏芳然跟陆羽平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晨，八点多吧。”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过程，细节，你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可以。”

“没什么细节。芳姐早上经常过来喝咖啡，有时候还吃早餐。一般她都是在我们在打扫，还没正式开门的时候过来。她不喜欢碰上其他顾客。那天芳姐只喝了一杯摩卡。然后是我看见陆羽平站在马路对面的。知道陆羽平来了，她就走了。她没说他们要去哪儿。”

“那你觉得，那天夏芳然的情绪有没有什么——反常？”

“没有。”小睦迟疑了一下，他想起夏芳然说：“小睦你看，今天我没有把钱压在杯子下面。”她的声音里有股笑意，小睦已

经很久没有看到芳姐笑了。这让小睦突然间有点儿难过。

“你确定没有？什么都没有？”刑警队长徐至安静地注视着这个名叫庄家睦的十九岁的男孩。

“没有！”小睦突然站了起来，大吼了一声，“我不相信芳姐会杀人！何况又是陆羽平呢！芳姐在这世上除了她老爸之外，就剩下陆羽平这么一个牵挂了。你们，你们一定是搞错了！芳姐是好人，她已经够苦的了，够可怜的了！你们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的坏人不去管，偏偏要跟她过不去呢！”

徐至依旧安静地看着小睦。这安静让小睦颓然地坐下了。徐至不动声色，甚至是悠闲地点上一支烟，然后再丢给小睦一支。再然后他从小睦点烟的姿势里看出来，这是一个曾经在街头混过的孩子，尽管他的脸上甚至是眼神里都已经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堕落的痕迹。

“庄家睦，你跟夏芳然的关系很好，对不对？”

“芳姐救过我的命。”小睦仰起脸，勇敢地凝视着徐至的眼睛，“那时候我才十五岁，我们，我们的老大惹了‘鼓楼帮’的人。那天要不是我躲进芳姐店里，要不是芳姐把我藏到吧台后面，我一定会被他们打死的。我最好的小兄弟就是在那天，让他们捅死了——我们俩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他是为我挡了那一刀……”

果然。徐至对自己微笑了。他记得四年前那场著名的流氓械斗——没错，这孩子说了，那时候他十五岁。

“后来你就一直留在‘何日君再来’了吗？”

“是的。开始我是服务生，后来芳姐特别相信我，就让我专管收银。”

“就是说，你是掌柜的？”

“对。”小睦得意地笑。真是孩子，徐至想。

“庄家睦，那么两年前，孟蓝那件案子发生的时候，你是‘何日君再来’的员工，没错吧？”

“对。”小睦仍旧戒备地吐出这个音节。

“我记得你，庄家睦——那个案子我也参加调查了。”徐至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夏芳然被毁容的时候，你是目击者。”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小睦温暖地，甚至是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庄家睦。”徐至慢慢地说，“你应该明白。不是只有坏人才会去杀人。”

— 4 —

二月十四号那天清晨，当夏芳然推开“何日君再来”的玻璃门，闻到店面里传出来的小睦擦地用的洗涤液的味道时，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陆羽平正好站在他的公寓的阴暗的楼道里。早晨清淡的阳光让他愉快。尤其是当他看到无数尘埃在一束光线里柔软地跳舞的时候。小的时候他觉得这种舞蹈很卑微，但是很媚人。现在长大了，他觉得这种尘埃的舞蹈像是一场美妙而温情脉脉的媾和。然后他嘲笑自己，或者说他替他的女朋友夏芳然嘲笑自己：怎么这么色？他知道夏芳然轻视这些精致的小感觉，尤其轻视一个总是把这些东西挂在嘴边的男人。

无论如何，陆羽平今天很开心。不是因为情人节的缘故，事实上他根本就忘了今天是情人节。是小洛提醒他的。十四岁的小洛是他的房东的女儿。刚才小洛来开门的时候，愉快地说：“陆哥哥，情人节快乐！”这个肥肥的小丫头说话的声音就像早晨的阳光一样甜美，“今天有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去看《情人结》啊？是赵薇跟陆毅演的。”一个春节下来，她似乎又胖了一圈，眼睛挤得更小了。但是她快乐的样子还是让陆羽平心生怜爱，他想：这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变得像她妈妈一样饶舌。

“小洛。”丁先生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就知道扯些废话。也不说谢谢陆哥哥。”然后丁先生走出来，对陆羽平笑笑，“多亏你，替她补课。她这次考试数学还有物理都考了七十多分。”“没有，应该的。”陆羽平有点儿拘谨，他是个不大擅长应酬的人。“是小陆来了。”这时候丁太太也从里屋里走出来。她与丁先生站在一起还真是很有夫妻相，只不过她的体积跟瘦瘦的丁先生比委实庞大了一些。她非常坦然地只穿了秋衣和秋裤——看得出来是为了过年才新买的。“小陆。”她的嘴唇泛着股奇异的橘红，估计正在吃酱豆腐，“过来一块吃点儿。”

“不麻烦了。阿姨。”面对着丁太太的时候陆羽平更加拘谨，因此他还是把眼光转到丁先生的脸上，“丁叔叔，我就是来说一声，我的工作已经定下来了，我住满这个月以后，三月初就搬。”

“噢。”丁先生答应着，“不过小陆，过年你回家的时候你的下水道堵过一回，堵得挺厉害的，我自己都修不好，还是找人来通的。你看这个——”

“我知道，丁叔叔。”陆羽平仓促地笑了一下，“到时候您